

第十三章 石蓮峰巧拾錦溪鴛 水盈盈偷睹仙郎面

賽桃源居民聞有人迷路到此，留住寺中，老幼紛紛入寺來看。水散人聞之，亦策杖登山。石生正與拈花同步崗前，見晴峰歷歷，圖畫天開。拈花指謂生曰：「南望諸峰互相掩映是九嶷山。上有虞帝陵，下有斑竹岩。翠簑叢篁，蒼鬱無比。」生問：「那北面一峰巍峨插漢，卻是何山？」拈花曰：「那是春陵，春水由此而發。望中有水，若隱若現，乃瀟江也。那江中浸著西山一點，即當日柳宗元賞心之處。這最近一岩名曰玉琯。林壑幽深，人跡罕到。」又歷指群峰曰：「那是熊羆陵，那是白鶴山，那是紫虛洞，數不盡丹崖翠王獻，景象如何？」石生披襟稱賞，俯瞰村落，見茅舍參差，溪流縈帶，地極清曠。暗思：「果與畫圖無異。」拈花曰：「這村名賽桃源，那回繞的名濯錦溪。」生聞言私喜又得一據。

卻才默看，拈花忽見散人策杖而來，忙向前迎接。散人一見石生，便問：「這位可就是迷舟到此的麼？」拈花曰：「便是。」向生曰：「這是村中水翁，乃家師老友。」遂同人方丈。石生通其姓氏，道其鄉里。散人熟視生云：「夙慕貴處名區勝地，果然人物風流。」生曰：「自慚塵俗，誤入仙源，未免為桃花所笑。」散人曰：「先生欲將何往？舟從何地誤入此中？」生曰：「家母舅總戎雍陝，欲到彼相探，舟泊金壇，不意為颶風一夜漂泊至此。」散人聞言，甚是驚異，拈花即留散人與生共飯。因問：「老翁為何久不登山？」散人曰：「自和尚出門之後，好沒意趣。卻是何故還不來？」生復言故園曾與朗磚相遇，散人曰：「一杖穿雲，遍遊海岱，斯誠方外之樂也！」

散人見生語言相貌風雅不群，十分心愛，抵暮回家，清氏問曰：「你看的那裡人？」散人曰：「說也奇怪，這人姓石字蓮峰，年紀不滿二十光景，家本浙東龍湫，要往西秦官署探親，將船泊在金壇，被一夜怪風漂到這裡，真是罕聞之事！」

時盈盈在側，與其母俱各駭異。清氏曰：「他如今留住在這寺中，卻是何意？」散人曰：「他說曾在龍湫遇見朗磚和尚，意欲待他回來見了才去。這人相貌清奇，言詞恬雅，見了他老眼頓開，坐著竟不想起身了。」盈盈回房。清氏曰：「早上不曾對你說，我昨晚得一夢。夢見我家懸燈掛彩，吹吹打打，迎了個小後生進來，說是替女兒招了女婿，不要就應在這人身上！」散人曰：「若論做女婿，倒也不錯。只怕我與你沒福，想不到手。」以後，散人屢到寺中來訪，歸時必為家人稱道。

一日，與生共坐禪堂。拈花持一帖向生曰：「今晚欲集眾談經，敢煩先生代作一偈。」生曰：「這是禪門專學，怎向我漁人來覓樵斧！」散人曰：「此言獨非偈乎？」生卻之不得。遂面書與之。偈曰：

我欲問參禪客：虎額鈴誰解得？烈燄光中孰敢游？青蓮葉上如何立？解脫何云佛即心？離塵怎說空為色？江誰吸？針誰食？誰執炊？誰換骨？悟來幾個波羅密，同向竿頭進一層，騎牛慎勿將牛覓！

散人曰：「先生毫端有廣長舌。」生曰：「聊以塞責，翁勿過贊！」散人令拈花將偈另書一紙，將生稿帶回。盈盈看見，私語彩蘋曰：「這人果然有些才學！」

至晚，拈花自向禪堂說法。石生寂坐無聊，獨出山門閒步。戴月依花行下山來，向村墟前後信步兒打個周遭，見桑麻竹樹掩映柴扉，寂寂無人，但有花陰犬吠，暗稱：「好個清幽地面！」不住的行到溪邊，見淺碧鱗鱗，流碎一溪明月。喜曰：「這便是濯錦溪了！向只道難尋難遇，誰知這一曲春流早與我影兒相照！」

正欲彎身掬水漱流，忽有一葉隨水而來，浮近溪邊，拾取看時，卻是桃葉上將蕊拈就雙鴛，驚喜云：「此必閨紅之製，卻從何處浮來？」回顧上流，不數武有粉垣一帶跨截溪上。行近牆邊，聞裡面微微笑聲，分明是女子聲音，知物必從此出。側耳細聽，忽又悄然，遂袖葉回山。

拈花已在崗前相待。見石生曰：「先生踏月，怎不等我同行？」生曰：「你那多心經講得恁久，我見了這一輪明月，腳心甚癢，那裡等得！」回入方丈，見茶火初紅，爐煙正馥。僧廊下早睡得鼾聲如吼。拈花曰：「我們坐的不如睡的便宜。」生曰：「睡雖便宜，只吃虧了這一天月色。」拈花曰：「何夜無月？」生曰：「即有明夜，非今夜矣！」

既而，各歸臥所。石生挑燈出葉，見文鴛一侶，交頸而眠，巧慧絕世。旁刺小字，細看乃詩一聯曰：

一縷愁同春漏長，揉花戲作兩鴛鴦。

慙慙寄爾隨流去，好向人間賺阮郎。

看畢私喜曰：「何物女子，有此才情！」忽又想起蠟丸詩內有「溪頭快睹鴛同侶」之句，道：「這和尚果是神異！想我婚姻必然落在此處！但是那詩中『合浦』『五羊』之說全沒分曉，好顛倒人也！」

次晚，瞞過拈花復到牆邊，探聽良久，寂無人聲。明夜復來，亦復如是。自思前夜分明笑語咭咭，我非夢，料彼非鬼。

一日，午睡初起，尋思半響，乃呼拈花出山門瞻眺，指山下問曰：「望中一帶花牆鎖著半林翠竹，那是誰家？」拈花曰：「那便是水散人的住宅。」生曰：「原來就是他家！吾意此翁必係清流，望其室廬果然越俗！」拈花曰：「做清流的便有缺陷。」生問他：「有何缺陷？」拈花曰：「此翁家甚富，卻是個蔡中郎，有女無兒，非缺陷耶？」生曰：「他膝下有幾個女兒？」拈花曰：「只有一女。論他才學，倒不下文姬。」生曰：「汝何所聞？」拈花曰：「相去咫尺，豈有不知？數年前家師曾索書一額，現懸普愛軒中。」生曰：「莫非就是『雲外賞』三字？」拈花曰：「然也。又聞他身邊一婢也通翰墨，卻不知真否。」生曰：「知他曾受聘否？」拈花曰：「屢聞水翁與家師道及，不得其人，尚在待字。」石生暗自驚喜，遂不復問，暗想：「必得如此，或可為入門之法。」

次早，即持刺下山來謁。散人聞石生來，倒履歡迎，曰：「野老蝸廬，幸辱文人相顧，蓬華有輝。」生曰：「咫尺仙居，有遲拜答，幸勿見罪。」清氏聞生來，出屏後窺看，喜曰：「果然雅致！怪不得他誇獎。」散人問生曰：「這幾日見先生神情恍惚，敢動了鄉思麼？」生曰：「側居蕭寺，暮鼓晨鐘，甚添羈旅之感。本圖一見朗磚和尚，未知他何日才到。欲徒輕裝，又苦無一善地。於是方寸甚為不定。」散人曰：「這有何難？先生若欲徒裝，敝廬頗號空明，倘蒙不棄，當為君下榻。」生曰：「傾蓋相逢，何敢以此相望？」散人曰：「說那裡話？只是山肴野蔬，不足以速嘉賓。」

即起拉生曰：「荒園向有茅屋數椽，聊可容膝，試同往一觀。」遂同人園來。時盈盈方攜採蘋歸，見石生，彩蘋氣呼呼跑到跟前，低聲曰：「姑娘，快些進去躲了，老相公拉了那個人到這裡來了！」彩蘋笑曰：「看他慌的像什麼，你倒比他也差不了多少。」

樣子去！」

道未畢，忽聽門外喘嗽。盈盈與彩蘋悄悄避入湖山背後，從石罅窺看。生入園，見階臨池面，戶映花叢，雖一些地面，實活潑潑地頭。入齋，見左圖右史，古玩紛披。散人曰：「荒齋若可相屈，便當奉迓。」生曰：「翁誠許以假館，何似納我凌虛！」散人曰：「先生若肯俯就，僕還有一事相懇。」生曰：「有何見教？」散人曰：「僕家《水經》一書，久矣殘缺失次，欲借如椽，光余家乘。」生曰：「只恐雕蟲小技，不能勝任。」散人曰：「先生大才，不必過謙！」遂訂次日相邀，石生歡然而別。

清氏對散人曰：「果然好個後生！我方才聽見你要接他到家裡來住？」散人曰：「正是。」清氏曰：「你意思教他在園裡住，我道緊對著女兒房門，怕也不便！」散人曰：「隔著一個竹林，又遮著一座山子，怕什麼？吩咐彩蘋，以後小院子門不要開了！」清氏笑曰：「你一心喜這個人，主意拿得這樣穩了。」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